

建議与批評

努力开展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的整理、編纂工作

嚴 中 平

(中國科学院經濟研究所)

國民經濟史或部門經濟史是研究一个特定國家或一國特定經濟部門生產力与生產关系發展法則的科学。唯物主义者指出：“社会發展史首先是生產發展史，数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生產力和人們生產关系發展史”。（联共党史，153頁）因此，对于一个特定國家的通史以及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等等上層建筑的專史而言，經濟史就成为一門基礎科学，它乃是了解和闡述上層建筑的依据和出發点。

毛主席在分析中國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質和前途的时候，在分辨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friends的时候，經常是从分析中國社会各階級的經濟地位，从他們在生產中的相互关系——生產关系出發的。我們还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号召我們對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等問題進行研究的时候，經常是把“經濟”列为首位的。1941年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曾經号召我們“对于近百年的中國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状态。应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今天檢查起來，應該說，十五年來，我們並沒有用实际行动來响应毛主席这个号召。对于近代史的研究，誠如陸定一同志所說“近年來成績不多”。如果就近代史範圍內各項專史的研究情況來說，我們却又不能不承認近代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成績，不是“不多”，而是極少，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成績”可言。

据我們所知，目前从事中國經濟史教學或研

究工作的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的人員，全國不足40人，絕大多數都是新近从政治經濟学或歷史学轉業而來的。可以說，經濟史這門科学在中國還沒有基礎，還說不上有專門“人材”，因此，經濟学家和歷史学家义不容辭，必須負起發展這門科学的艰巨任务來。

今年二月，我們曾經對解放以后經濟科学方面的論著做過一次統計，結果得知在725種專書中，共有中國經濟史方面的專題13種；在2,270篇論文中，共有這類專題17篇。總結來說，中國經濟史方面的著作約占全部經濟科学著作的1%左右。这个統計不够全面，不过我們相信這已經足夠表明，在解放以后六年多的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学家和歷史学家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上，大致已經花費了多少勞力。

目前全國各高等院校最近一兩年的科学研究題目大體都已確定了。据悉將近150所高等院校在政治經濟学（包括經濟史）和財經各專業方面的研究題目共954个，其中和中國經濟史有关的共24个，約占2.5%，另外，有一个題目是專門編纂經濟史資料的。这个統計不包括中國科学院各有关單位和國家行政、企業各機構的研究題目，不过目前全國絕大部分的研究力量都集中在高教部門，我們相信这也足夠表現在最近的將來，中國的經濟学家大致的研究方向，表現他們將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上花費多少勞力。和今年二月以前所已經發表的論著比較起來，在中國經濟学家的研究領域上，中國經濟史的地位已經有了一些改变，改变的程度是由1%左右提高到

2.5%。

上述解放以后以及最近將來的情况，給人这样一个印象：看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對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兴致不大；特别是對於編纂經濟史資料以供全國參考利用的兴致不大。在这里，人們不能不產生一个疑問，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是怎样理解政治經濟学乃是一門歷史科学这条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呢？他們又是怎样貫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实际相結合的这项任务的呢？

前面統計解放后六年多的中國經濟史方面的專書与論文共30种，这是包括歷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內的。我們沒有統計这30种在歷史学家的全部著作中占到什么地位。不过，前述將近150所高等院校在中國歷史方面的研究題目却也有数可查，这项研究題目的总数共420个，其中可以列入中國經濟史範圍的有83个，約占19.8%，又其中屬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範圍的有19个，約占全部歷史研究專題的4.5%。看來中國的歷史學家們對於中國經濟史的兴致远比經濟學家們大得多了。不过，史學家們这样安排对于基礎与上層建筑以及古代(包括中世)与近代的工作分量，是否恰当，也还頗有商討的余地。而歷史學家們竟沒有一位打算編纂經濟史資料的，这一方面似乎倒又和經濟學家們同一步調了。

說到这里，人們不免又要產生另一个疑問，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不喜欢搞資料，那么，經濟史的科学研究又建筑在什么基礎上面呢？有人說，應該把科学家个人和这門科学分开來說。經濟學家或歷史學家个人可能是掌握大量資料在進行著述的。可是，問題也正在这里。个人掌握了，这門科学呢？老一代的掌握了，年輕一代呢？少数人掌握了，別的多數人呢？掌握資料，正在進行深刻研究的个人，当然可以自信將來的研究成果，有把握或接近、或赶上、或超过世界先進水平，可是，如果这門科学會說話，它就会發表另一种看法說：“你有信心独自赶上世界先進水平，这是極好的事情，不过，就我而論，我是相信从普及中求提高的。我寧願从千千万万的進士里去点狀元，而不敢相信你就是狀元。”

事实上，我們沒有听说那个國家出現过不接

触史料的史学家，所以我們并不幻想編出資料來，就会有人据以做出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年青一代完全有可能从这些資料取得初步知識，他們將能在这个基礎上更快地成長起來。比方說，經濟研究所即將出版兩本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这是由具有十多年研究工作經驗的兩位高級研究人員費了兩年多的勞力編纂出來的，青年利用这两本書，將能在很短時間內取得关于中國近代工業史的初步知識。可以設想，要是讓兩位青年从故紙堆中去搜集这些知識，至少总不該是五年以內的事情罢。可是，再等五年，我們的过渡时期已經过去一大半了。

就我們所接觸到的同志們而言，無論是搞教學的，还是搞研究的，大家都在感覺資料飢荒。看來缺少初步知識的不止青年，老年也頗有人在。但是，像前面統計所表現的，似乎大家又都对編纂資料不感兴趣，这不能不算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現象。

今年四月，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史小組在檢查工作时發現，当初接受資料工作任务时，曾經有过这么兩種思想情况。一种想法是以为從來不搞經濟史，因而完成任务的信心不足。这种想法很快就克服了。另一种想法是輕視資料工作，据說：“資料么，唔，下手活！”或者更明确些：“資料你去編，文章我來寫。”这种想法，說的人自覺尷尬，但，听的人却亦有作会心的微笑者。今天的經濟學家、史學家們對於資料工作，总不致沒有信心，想來总也不致認為这是“下手活”。因此我們呼吁經濟學家、史學家在研究創作之外也拿出一部分時間來編纂資料。

几乎可以这样說，一切文献記錄，都可能藏有經濟史資料。就近代範圍而言，祖國現存的可能藏有經濟史資料的文献是龐大得驚人的。出版品中，报刊有長達九十年的，方志凡五、六千种，文集雜著恐不下万种；档案中，北京、沈陽所藏明清至北洋政府档案凡数百万件，被我截獲的國民黨反动政府各部会档案又数百万件，成都所藏川东道、重慶府及巴縣旧档，起自乾隆40年，延至1949年，重达六噸半，上海帝國主义侵略機構工部局的藏档，据說整整裝一个小楼，帝國主义

在華侵略企業如滿鐵會社、順中公司、慎昌洋行、上海電力公司等等又不下數千箱；此外，解放後土地改革、私營工商業改造兩大運動中所出現的各種文件賬冊則遍布全國，隨地皆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工作的堅實基礎必須建築在這大量的出版品和檔案上。

調查訪問也可以取得極其寶貴的資料。解放以後，關於武訓的調查、關於三元里抗英鬥爭的調查，都已取得良好的成績。經濟史方面的調查，似乎還沒有嘗試過。我們估計，各地公私機構和私人手中一定還存有大量的文獻，有待調查發掘；而工人、農民、或企業家也可供給不少文獻上看不到的口頭資料，尤其需要抓緊時機，進行訪問。

近代經濟史資料是俯拾即是的，問題是怎樣去發掘編輯。今天應該是我們努力實現十五年前毛主席號召的時候了。我們“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

目前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有一個中國近代經濟史工作小組，全體只有8個研究人員在進行工作。和全國現存文獻或迫切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比較起來，這個小組所能負擔的工作，真是九牛一毛。能夠進行近代經濟史研究的絕大部分潛在力量還蘊藏在高等院校和某些行政機構、企業機構里。

目前綜合大學和財經學院大都設有經濟史教研室或教研小組，負責中國經濟史或中外經濟史的教学工作。一般說，這些室、組的教師們都終年忙於備課、寫講稿的工作。以少數人包辦中國古、今經濟通史，甚至包辦中、外、古、今經濟通史，從無到有，任務極端繁重，很難再有多餘力進行科學研究工作。

我們建議高教部指定某些院校負責編寫中國經濟史教科書，並且，抓緊領導、加強組織、積極推動。早日編出教科書或通用講義來。我們認為集中一部分人力編寫教科書或通用講義，分發各院校講授；各院校就可以把大部分現在忙於編寫講稿的人力解放出來，進行資料收集工作；而這些資料則又可以集中起來供給編寫教科書的需要。這就是“分工合作地去做”。當然，原則上，教科書是可以編出許多種，而且各具優點特色的。不過現階段的問題還不在要求多種，而是迫切需要一

種，借以解決教學困難，解放人力。首先沒有一種，多種也是出不來的，目前各校各自孤立作戰，各自包辦古今中外，講稿多種是多種了，可是這不能說是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編寫出來的，為了早日能夠出現多種，目前正需要首先編出一種。

我們建議各高等院校就以上述從編寫講稿上解放出來的人力為核心，聯合各行政、企業機構對政治經濟學、中國近代史有些修養的潛在力量，輔以青年若干人，組成中國近代經濟史工作小組，利用各地便利條件，就地取材，開展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資料整編與科學研究工作。例如，設在上海、天津、青島、廣州、武漢、沈陽等等工商業中心的院校，就可以進行各該城市工商各業，或大型企業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編工作；設在兩廣、雲貴、四川、湖南、甘肅等省的院校就可以利用地理上、組織上的便利條件進行少數民族經濟史資料的調查、訪問、收集、整理、編纂工作；個別地區擁有特殊條件的，則進行某些專題資料的整編工作，例如上海所藏西文資料特多，沈陽大連乃滿鐵會社的侵略基地，廣州地近香港、澳門，對外關係的歷史較早，都是分別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侵華史的理想地點。某些機構擁有完整檔案資料的，也應指派專職幹部，早日把有價值的檔案編印出來，據悉海關總署和鹽務總署正在編輯海關史與鹽務史資料，這乃是大大值得歡迎的好事！

可以設想，如果每一院校能夠聯合校內外力量，組成一個工作小組，那麼三、五年後，像目前這樣的資料飢荒必然是大大可以克服的。這樣做，並不能算是完全實現了毛主席“克服無組織的狀態”的號召，但畢竟是有了一些組織了。

提起“科學研究”，人們隨即想到學術論著，雅不願承認編纂資料正是一種創造性勞動，正是一種“科學研究”工作。這種看法，必須糾正。我們建議高教部不僅允許高等院校教師可以把整編資料工作列為“科學研究”工作，而且鼓勵他們這樣做。對於調查、訪問、收集、整理、編纂資料著有成績的人員，特予褒獎。這樣，庶幾可望養成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為這門科學打好基礎。

黨和政府正在號召向科學進軍，號召百家爭鳴，科學工作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人民的殷切關注的。在不久的將來，

文化建設高潮即將到來。今天我們提倡辛勤勞動發掘資料、編纂資料，絲毫並不排斥個人創作，但估計現階段的具体情况，已經掌握大量資料者畢竟還是少數，普通而嚴重的問題，乃是資料飢

荒。因此我們希望經濟學家歷史學家花費更多的勞力，整編資料，為科學的全面昌盛，貢獻自己的特長。

建議制造与应用六氯苯防治小麥腥黑穗病

小麥黑穗病(包括網腥黑穗病、光腥黑穗病，秆黑粉病、散黑穗病)是我國農作物的主要病害之一，也是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所提的十大消滅對象之一。解放幾年來，我國對於小麥黑穗病的調查研究和防治，取得了光輝的成就。山東的小麥腥黑穗病，主要是由糞肥傳染，因此應用了糞種隔離和改用發酵糞的方法。應用賽力散及其他有機汞劑拌種防治小麥腥黑穗病的種子傳染，早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高潮。由於連年拌種防治的效果，國內主要麥區的腥黑穗病，已顯著低減。但是，在同小麥黑穗病的鬥爭中，還存在着一些問題：第一，賽力散和其他有機汞劑的生產量，還遠不能適應實際的需要，同時汞是一種比較貴重的金屬，因此應該尋求代用品，使汞的利用更為經濟和合理。第二，對於小麥腥黑穗病和秆黑粉病的土壤傳染，現在還沒有很有效的防治辦法。

為了解決上面二個問題，我們曾在製造五氯酚的時候，利用一些付產品開始試制六氯苯，現已獲得成功。六氯苯可以防治小麥腥黑穗病，1945年法國就有報告。現在歐洲許多國家，例如法國、比利時、瑞士等，都已經廣泛應用。美國方面，最近也開始這方面的試驗研究，並有商品出現。根據最近的文獻，六氯苯防治小麥腥黑穗病種子傳染的效果與有機汞劑相等，並且還能防治小麥腥黑穗病和矮腥黑穗病的土壤傳染。

六氯苯是一種白色結晶固體，熔點為 $224-226^{\circ}\text{C}$ ，極不易溶解於水，在常溫下有升華現象，雖然非常遲緩。它的蒸氣壓在 20°C 時為 $1.089 \times 10^{-5} \text{ mm. Hg}$ 。它的气体對於小麥腥黑穗病菌厚垣孢子的萌發，有高度的抑止作用。根據我們過去在實驗室內的試驗，六氯苯的气体，在濃度 $14.33 \times 10^{-7}\%$ 時，就完全抑止了小麥網、光兩種腥黑穗病菌厚垣孢子的萌發。這可能就是六氯苯

能防治小麥腥黑穗病土壤傳染的主要原因。

六氯苯可由許多不同種廉價的原料經氯化作用制成。在我國目前情況下，以用二氯苯母液，或 666 無毒異構體為原料，最為經濟便利，六氯苯同時又是五氯酚的原料，五氯酚的用途很廣，可作木材保護劑、殺菌劑和除草劑。將來我國五氯酚正式投入生產以後，六氯苯的製造，就無需另行設計。

六氯苯既可由二氯苯或 666 廢料進行製造，那麼原料的供應就沒有問題，生產可以擴大，成本也就相應降低。根據我們在實驗室內的試制經驗，一公斤二氯苯母液可制得 1.75 公斤純度相當好的粗六氯苯。一公斤 666 廢料可制 0.8 公斤的粗六氯苯。據此估計，每公斤六氯苯的成本，不會超過一元。六氯苯的用量，一般含 40% 六氯苯的商品（如 Anticarie, Bunt-no-more 等），拌種量為 0.2%。如與賽力散比較，價錢至少可以便宜 50%。

六氯苯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於植物沒有藥害，對於人畜，也沒有毒害作用。因此在使用上，比有機汞劑更為安全便利。

六氯苯既有上面這些優點，我們認為在目前以它代替有機汞劑來防治小麥腥黑穗病，不僅可能並且也是必要的。除了小麥腥黑穗病以外，六氯苯可能還能防治小麥秆黑粉病和谷子白髮病。因此我們建議農業部植物保護局組織一些力量，對這個藥劑的應用和製造，作進一步的研究，爭取在今秋布置一個全國性的小麥腥黑穗病和秆黑粉病的防治試驗，來測定它的使用價值。這對提前消滅小麥黑穗病，提高小麥單位面積產量，將有很大的積極意義。

熊 堯（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

相望年（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